



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大师
房龙作品 百年经典



THE STORY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的故事

——(美) 房龙◎著 孙亮 肖明◎译——

人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探险历程

我有种种担心和疑惧，

但我不知该如何办。

不管怎样，

我所做的只是告诉你们太平洋是如何被发现的。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大师
房龙作品 百年经典



太平洋的故事

——| (美) 房龙◎著 孙亮 肖明◎译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鹭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洋的故事/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 孙亮、肖明译.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459 - 0200 - 6
I. 太… II. ①房… ②孙… ③肖… III. 太平洋—普及读物 IV. P7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6926 号

太平洋的故事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

责任编辑 / 杨柳青

特约编辑 / 彭慧敏 万丽丽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编辑部) 010 - 65921349 (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1.75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200 - 6/I · 90

定 价 / 2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巴拿马运河 /1

当然，大多数人隐约知道，其实照普遍的定义，巴拿马运河算不上是一条真正的运河。

第二章 在达连长椅上的沉思 /13

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乘着敞篷小船，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也没有现代航海设备，何以就穿越了方圆达 7000 万平方英里的未知水域？

第三章 史前时代的太平洋 /24

原始人一旦和白人面对面，就无一例外地被强大的自卑感打垮。白人就是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远远胜过棕色、黄色或古铜色人种，他们简直做梦也不敢想。

第四章 更多的猜测 /31

这些石头巨人的盲瞳凝视着广袤空旷的太平洋，如同命运的象征。就算摆在博物馆里，它们也会使你悚然而惊。即使是但丁在炼狱里游历时，也不曾见过这样凝重而绝望的形象。



第五章 波利尼西亚最早的历史 /45

出于某种古怪的原因，它看来比你见过的所有海面都要广阔和荒凉。暂且在过去的梦幻里迷失一会儿，那么“波利尼西亚”这个词就能勾起无比的悲怆壮丽之感，其恢弘的气势压得你几乎透不过气来。

第六章 第二次发现太平洋 /66

1513年9月25日，巴尔沃亚到达地峡的最高处。极目向远处和脚下望去，可以看见波光粼粼的南方大海，麦哲伦时代后，它又被称为太平洋。

第七章 探寻南方未知的大陆 /86

1642年埃贝尔·塔斯曼从其著名的航行返回后，南方大陆的存在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确实存在，有人见过它，有人访问过它，它被宣布为另一国家的领地。

第八章 塔斯曼把新荷兰标在地图上 /100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辱使命。他一直在绕着南方大陆航行。他发现了众多新的领地，但从未看到过大陆。然而，他的航行对扩充地理知识具有实际价值。

第九章 雅各布·罗杰费恩 /134

雅各布·罗杰费恩是一位律师。他到底是出于对父亲的孝敬心理还是希望有所收获而踏上其著名的航程，我不知道。可能两种考虑都有。

第十章 英国皇家海军詹姆斯·库克船长 /144

库克不仅是各个时期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人道的海军军官之一。有一天世人可能会忘掉他的种种地理发现，但所有水手之间仍会传诵着18世纪一位船长的故事。

第一章 巴拿马运河



为什么生命中真正了不起的经历常常是这样简单得出奇呢？

小时候，巴拿马运河的故事我就听得滚瓜烂熟。50年代初^①，祖母的一个兄弟移居巴西。他挨过了黄热病和革命的折磨，攒下了不少家当。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回到了荷兰，还带来了可爱的一家人——包括几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女儿。她们在我们的荷兰小镇激起了轩然大波，没多久就不得不逃到巴黎和里维埃拉^②去了。比起呆在家里，同某个陌生的表兄弟度过一个简单愉快的夜晚，那里的怡人情调更适合她们浓郁热烈的拉丁风格。而这位生性像斯巴达人般质朴的表兄弟，面对这样过分慷慨地展现的女性美和魅力，未免觉得有些手足无措。

① 指19世纪50年代。

②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为游览胜地。

可惜这次法国游历并不是十全十美。因为有一天，这些巴西姑娘们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从此再没能完全恢复过来。她们对自己漆黑的头发非常骄傲，梳成几条及地的长辫。一个晴朗的早晨她们挤上公共汽车去往枫丹白露。车上很挤，姑娘们被推来搡去，等到了目的地一看——啊，多么可怕的发现！——她们的长发不见了！

当然，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晚期，头发被偷是件常事。头发是制造假发髻所必需的材料；假发髻以真发织成，用来戴在当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时髦小帽下面。这种帽子销声匿迹 50 年后又卷土重来。由于假发的供应有限（那时的中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在有生之年剪掉自己的辫子），一帮职业盗发贼的生意就兴旺起来，不仅在巴黎，欧洲大陆上每个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踪影。这几个可怜的巴西姑娘轻而易举就被暗算了，锋利的剪刀飞快一挥，20 年梳洗侍弄的成果瞬间就化为乌有。

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在我少年的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使我意识到一个叫做法兰西的民族的存在。当时正值巴黎召开盛大的世界博览会^①，我从墨水瓶、挂表链和镇纸上认得了埃菲尔铁塔，这更增加了我的兴趣。最后，慷慨大方的叔叔婶婶们带回了野牛比尔^②赠送给博览会的印第安人服装送给我，终于使我变成了热心的亲法分子。

唉，当时我唯一借以证明自己情感的方式（我时年 7 岁）就是全心全意地学习高贵的法语。我勇敢地和我 j'ai, j'eusse, je fusse^③ 搏斗，还要应付各种令人困惑的语言问题，其复杂性比起我的母语荷兰语来真有天壤之别——大家知道，上帝正是以荷兰语写就了我们新教规正宗的教义问答。很快，我对这种奇特的语言就有了相当的掌握，足以使我从书店每周送来的纸盒里抽出巴黎的《画报》，并把那些精美可爱的图画边较简单的标题文字翻译过来。就这样我知道了一个叫做费迪南·德·雷塞布^④的人的许多事迹。他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又立下雄心要在巴拿马地峡重复这个功绩，可不知是什么神秘的原因，他竟被拘在了法国的监狱里不能踏出一步。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巴拿马丑闻”的细节，不过当时至少我了解了不

① 1899 年举行，埃菲尔铁塔即为此而建造。

② William Cody 的绰号。其人因向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工人供应牛肉而知名。

③ 法语：我有，我曾有，我曾是。

④ 费迪南·德·雷塞布（1805—1894），法国工程师，曾组建公司监管苏伊士运河。后承建巴拿马运河工程，因滥用基金，破产获罪，即下文所称巴拿马丑闻。



少关于那条分隔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狭长地带的地理知识——这个国家似乎由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组成，主要的居民是野蛮的土著和更野蛮的鳄鱼。

你一定了解这种儿时的回忆是怎么回事。它们像园子里的野草一样顽强。你可以用铲子挖，用毒药喷，用火烧，只要几天工夫——瞧！它们又若无其事地长出来了。所以，差不多有半个世纪，我心中的巴拿马地峡一直是这个模样——高耸的山峰、茂密的森林、野蛮的土著、更野蛮的鳄鱼。

因此，当侍者在一个恼人的时间敲着门说：“先生，我们很快就要到达克里斯托布尔^①了。”我立刻披上晨衣，蹬上拖鞋，匆匆地来到甲板上。一看之下，我不禁自语道：“老天爷！船长走错航线啦！前头分明是荷兰湾！”因为远处的景致正如我故乡的海岸一般令人激动，而且似乎是运河口的那一带，迷人的风光比起马斯河或斯凯尔特河^②的入海口毫不逊色。

当然，到了近处，我就看出了一些不同。这里的地形并非一马平川，有几处低矮的土丘；但在其他方面，要说我们是停泊在鹿特丹，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然而，这就是坐落在拟建中的运河北端的那座城市，永远礼貌又体贴的美国政府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港口以后，又非常慷慨地以发现它的伟大的意大利发现者为它命名。美国在这里立足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同自19世纪中期以来被称作科隆的城市直接打交道——那是一个瘟疫肆虐之地。

老科隆城的遗迹几乎已荡然无存。威廉·阿斯平霍尔在这里建城的初衷是把它作为横跨地峡的铁路线的终点；在这项工程还充满希望的日子里（公元1850年），人们把这里叫做阿斯平霍尔。对于彼时的巴拿马人（他们那时还拥有这里所有的土地），这个名字未免有些复杂，所以没过多久就被改成了更加简单易用的科隆（也就是我们说的哥伦布）。这个城市曾被深深地遗忘。街道沦为沼泽，成为传播黄热病的蚊子孳生的天堂。到了1903年，美国政府精心策划了一场午夜革命，就取得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狭长地带的开发权。根据那份著名的和约里的一条规定，美国有权对新生的巴拿马共和国所有的大城市进行卫生管理。

① 位于巴拿马大西洋一侧的海岸上。

② 均为荷兰河流名。



发现太平洋

剩下的故事用一个词可以最好地概括：戈各斯^①。因为若没有这位现代魔术师无微不至的关照，就不会有什么运河。有的只会是一大片各式各样的墓地（像可怜的雷赛布那时候一样），埋藏着忠实的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古巴人的凄凉骸骨。当这片疟疾和黄热病肆虐的蛮荒之地还由法国运河公司掌管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为挖掘这条小沟而英勇地搏斗过。

今天的运河区是一个疗养地，在这里，一只蚊子生存的机会，就像谚语里雪球在阴间生存的机会一样渺茫。不到两年工夫，这个语调柔和的南方绅士就完成了赫拉克里斯般的艰巨任

务。真正开掘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这条捷径的工作，还要等另一名美国陆军军官来完成。从1513年9月25日起，贯通两大洋就是人类最热切的梦想之一。那天晚上，巴尔沃亚^②从寂静的“达连^③之巅”解决了这片大南海的问题，不久以后，他就成为了它的“大将军兼总司令”。

唉，可怜的巴尔沃亚！可怜的、认真的、兢兢业业的、无能的巴尔沃亚啊！他一次又一次马不停蹄地穿越他的地峡，兴建城市，修筑堡垒，向远在西班牙的圣明陛下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功绩。其他人眼红他的职务，他们的手段不像他那样细致（且容我们说得含蓄些）。其中一个果真如愿以偿，仅仅凭着杜撰的理由就把巴尔沃亚逮了起来。剩下的事交给一个满满当当的法庭来处置；此时距这位太平洋的发

① 戈各斯（1854—1920），美国军医。在任巴拿马首席卫生官时消灭黄热病，保证了运河工程的进行。

② 巴尔沃亚（1475—1519），西班牙探险家，1513年发现太平洋，曾任南海地区和巴拿马与科伊瓦省总督，后被以叛乱、卖国罪行处死。

③ 达连，位于巴拿马的大西洋海岸上。



现者发出胜利的欢呼“到了！”的那一刻还不到4年，他就被当作叛徒和帝国的敌人砍了头。

人们常说共和国是不知感恩的。说到运河（下文我将这样称呼它），这句话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负责开凿运河的戈瑟尔斯^①和使开凿成为可能的戈各斯，都受到了接受他们这样忠诚高效服务的政府的厚待——他们一年的年俸使所有“私有企业”的信徒都大惊失色。在这些精明的商人眼里，美国医疗服务队的中校和工程队的上校挣的只是些烟卷钱，他们言语中对此也直言不讳。

关于建造运河的人就说到这里。为了照顾那些读地理的时候喜欢添上些统计数据的人们，我现在来补充几个事实。

当然，大多数人隐约知道，其实照普遍的定义，巴拿马运河算不上是一条真正的运河。Canal^②的意思是草秆或管子，水可以自由通过，就像通过浴室的管道一样。巴拿马运河甚至不像大多数一般的运河那样是从泥土中挖进去的。相反，它被引上了高处；因为除了靠近大西洋和太平洋几小段，巴拿马运河高高地在海平面以上流淌。事实上，在加顿湖一带，运河竟高出海平面85英尺，着实可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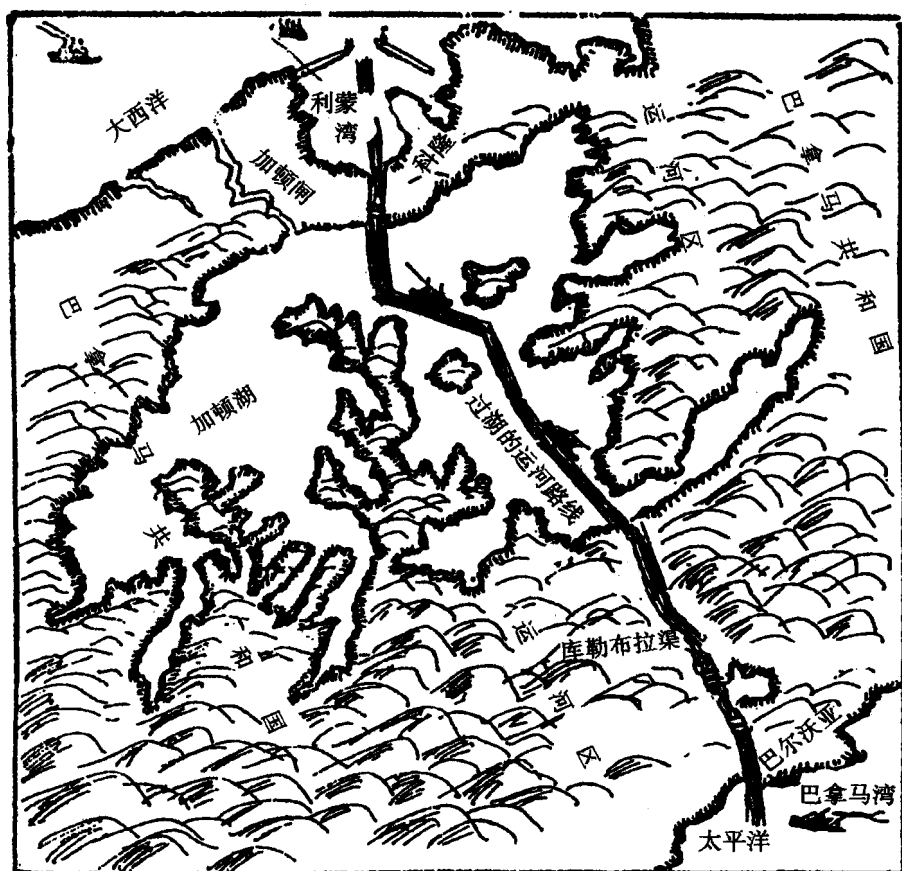
著名的库勒布拉渠（为了纪念完成这项艰巨工程的人，现已改名叫做盖亚德^③渠）深45英尺，但它的底部高出海平面40英尺。顺便说一下，运河本身的宽度现在可容许绝大多数船只通过这道狭窄的间隙，“伊丽莎白女王”号、“玛丽女王”号和“诺曼底”号^④除外。既然每年有大约2900万吨货物通过运河（只比苏伊士运河的货运量少700万吨），我们暂时还不用为那3只海上怪物操心。再说它们也很可能是这类物种中最后的几艘，除非目前的种种迹象全部是错误的，超超级豪华班轮的好日子是屈指可数了。将要伴随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那种误把数量当质量、以恐龙为最了不起的生物的文明。

① 戈瑟尔斯（1858—1928），美国陆军军官，工程师，负责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工程和管理，后任运河区第一任总督。

② Canal，意为运河。

③ 盖亚德（1859—1913），美国工程师。

④ 皆为当时的豪华巨轮。



巴拿马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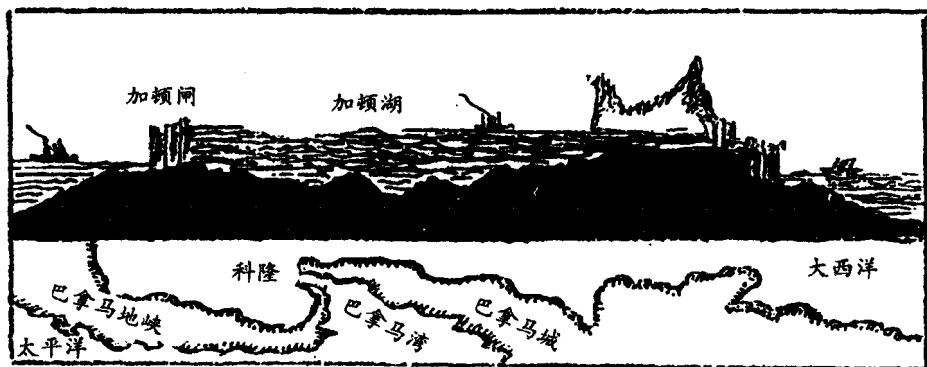
运河在航道中段流经一段狭长的美国领土，两边各宽5英里，但并不包括巴拿马城和科隆；自西奥多·罗斯福^①建立这个傀儡国家后它们一直为巴拿马主权共和国所有。这块土地不能为私人拥有，它属于政府领地，并且无声而有力地证明着政府所有权的优越性。因为来到这里的游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整个地区在没有私人企业的情况下被政府官员管理得井井有条。

连空气似乎都充满了一种安静的效率，电气小车把你乘坐的船拖进水闸，尽量

^① 西奥多·罗斯福 (1858—1919)，美国第26任总统，对外奉行大棒政策，对拉美进行武装干涉。



不兴师动众，又尽量地节省了时间；卫生措施使你感觉这个人间天堂的4万居民个个都能活到100岁。然而大量高度复杂和技术性的工程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夜以继日地运转着，使运河处于稳定顺畅的状态。一眼望不到头的船队通过这条捷径从欧洲去往亚洲；船主既然被迫付出高昂的通行费，就坚决要求得到迅捷精确的服务。因为这里不是苏伊士运河——那是在茫茫沙漠中穿越的一道水沟，为了安全，唯一的代价是没完没了的疏浚工作。我们这条三层运河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我来画一幅图加以说明。



巴拿马运河截面图

如果你从大西洋一端进入运河，你首先经过的将是利蒙湾，科隆城就坐落在这里。很快两岸之间的距离逐渐变窄，你将进入一条水渠，引向著名的水闸。

然后就到了航程中最有趣的部分，你的船开始向天空升去。顺便说一下，我得好好地提醒一下未来的旅客，要紧紧地盯着这场表演，不然就会全盘错过。因为拖船入闸和把它举起40英尺的所有必要操作，都进行得极为灵巧和舒缓；也许你还在等着表演开始的时候，却发现已经在宁静地穿越加顿湖了。

先来说说你如何在水上升高。和运河平行的轨道上有电气小车，它们静静地把船拖入第一道闸。立刻有看不见的手在你身后关上了闸门，你的船就开始往上升。这种经历要重复两次以上，你还没想明白事情的原理，就已经到了顶层，身处海平面以上85英尺的高处了。

我穿越运河的时候，非常幸运地赶上了好天气。但我能想象一旦下雨时工作是多么吃力。不久我就尝尽了热带的阵雨、季节雨、暴雨和倾盆大雨的滋味。不过，

那个早晨却是阳光灿烂。我对此也很感激，因为真的到了湖上，景色颇为阴郁。说真的，那时你就会理解当初挪亚航行了39天以后已完全看不见陆地时，他心里的感受。环视四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在轻快地航行过一片大水淹没的荒野。从未见过的死气沉沉的树梢时不时探出水面，很像记忆中多雷^①笔下的大洪水。还在不久以前，这些树木曾安享着生命和自由，追求着树的幸福——无疑，也要和数不胜数的瘟疫和危险作斗争，但是仍然因为自身的存在而感到深深的喜悦。树下簇拥着茅舍，矮小的土著随着轻柔的吉他声快活地舞蹈，以丰美的热带水果为生，如蜂蝇般死去——他们以及他们温柔的妻子和温柔的孩子——如蜂蝇一般，死于任何形式和类别的本可防治的疾病；从麻风病到牛皮癣，从伤寒到痼病。我添上这一段是为了照顾那些多愁善感的公民，他们一想到可怜的矮个子棕皮肤兄弟本来过着淳朴无邪的生活，却被邪恶的白人粗暴地闯进他们的美好天堂，被逼着穿上裤子，刷牙，还被迫把孩子送到红十字会去打伤寒预防针，就会流下悲愤的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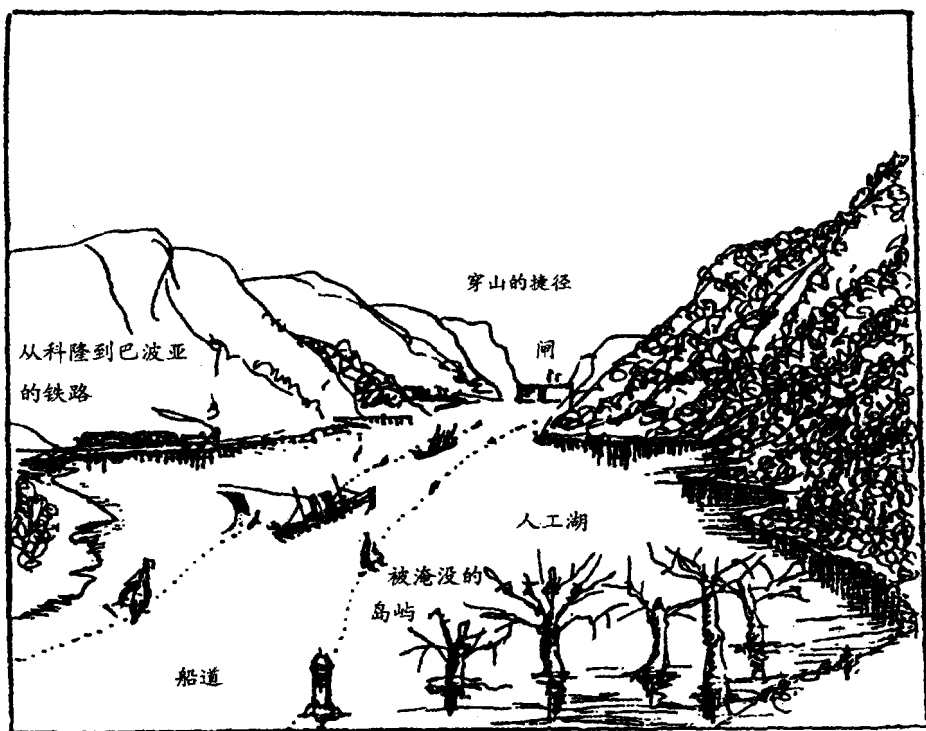
我们到达新几内亚之前会看到许多这样的土著人。现在没有必要打破读者的幻想，不过要是依照那些惯于将白人掠夺者到来前后棕色人种的不同处境作比较的人的标准，我们现在在利蒙湖边看到的这些土著人（我得承认关于他们的描述粗略了些）可相差十万八千里。看上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觉得，对自己那羸弱的双肩来说，生存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负担。生命这笔财富落在他们手上，根本没有和他们本人商量过。因此，他们完全无力改变这种悲惨不幸的生存状态，正如他们那些穷凶极恶、满身疥癣和虱子的狗，无力改变其穷凶极恶、满身疥癣和虱子的生活。

然而，在他们悲惨的生活中曾有一段充满了纯粹欢乐的日子。那大约是上一代的事了。他们以代计时，因为长寿对于这些可怜的土著是奢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从荒唐的白人那里派来了一个信使；当时白人似乎已控制了他们的国家。信使说，土著们必须搬走，因为他们的村子阻挡了进步（管它是什么意思），他们用值不了几分钱^②的东西，就能换得一把比索。当然，土著们把钱收下了——心里不是特别感激，因为他们觉得这荒唐的买卖简直不像是真的。他们把钱用来斗鸡，买政府彩票，或是给女人们买不值钱的首饰，给孩子们买不易消化的糖果。而且，这笔

① 多雷（1833—1883），法国插图画家，曾为《圣经》作木版插图，笔法精细。

② 一分相当于一比索的百分之一。

钱理所当然地不到一星期工夫就花光了。土著们搬到附近的山谷里，住进一片简陋的破房子，祈祷着愚蠢的华盛顿当地政府不久又能决定再修一条运河，还得把他们现在住着的这片地淹掉几百英里。



运河的大部分实际上是一个湖

这些都是我顺口编造出来的。也许我完全错了，也许这些土著正像朝圣者离开斯克鲁比时一样不满——可是我对此有所怀疑，因为土著的身上并没流着清教徒的血。如果他们不满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开凿出运河来，坐着轮船舒舒服服地在纽约和旧金山之间来往了。相反，他们过着凄惨的生活，总是满心苦恼，因为从来过不好，因为过早死去，因为永远怀抱着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可怜的灵魂却永远栖息在昏昧不明的恐怖中。现在，他们除了惧怕地狱，还惧怕白人用来扎他们的胳膊、预防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可怕刑具；这些病症曾为他们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不用生育节制之类的系统工作。

回想起来，我突然冒出这一大套话，都得怪那些吓人的树把白色的手臂伸向高不可测的天空。没有什么比垂死的树的痛苦更让人悲伤了。从经常登山的日子起（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就对树木家族这些勇敢的成员怀着深深的敬意。凭着求生的勇气，它们克服了令最勇敢的人也踌躇不前的重重阻难。只要岩石间有一条窄缝，它们就能设法抓住那一小块土，然后迎着暴风、大雪和飓风站住脚；而且，周围的环境又这样荒凉，除了昆虫家族中为数不多的几名成员（如果不得已的话，它们在一桶汽油里也能过得舒服），没有别的生灵分享它们的流放生涯。如果它们可以坚持过最初的10年，以后就可以过得很好，骄傲地长大成年，但是一旦衰颓的迹象出现，它们就命不久长了。因为无情的狂风知道这些孤单的闯入者要指望它手下留情的时候，便会像无数咆哮的疯子一般发起攻击。

首先，树木在狂风之下开始晃动、颤抖、摇摆，直到像四面受敌的角斗士一样弯下腰。然后，精明的风又狡猾地夺去它们的臂膀和手指，最后，扭弯它们的腰，折断它们的腿。但是树木们好像久已被人遗忘的加洛林王朝的传说中的英雄一样，靠着强壮的老树干不断反击，即使树干也坚持不住了，来年春天还会发出几株新芽，向世界宣告它们还没有放弃这场悬殊的搏斗。

我最好还是接着说下去吧，不然就会堵在运河里了。桥梁、运河和隧道总是让我着迷。似乎正是在这些地方，人类在大自然自己的地盘上打败了她，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大自然为自己造出一片美丽的风景，在大地表面开凿出十几条大河，说：“看，乖孩子们，现在到这些可爱的田园中间去生活吧——但要记住，每个人只能呆在自己那一小块地盘上，因为我就是这样安排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模样。”

一开始，当然，人是相当温顺的，不然他还能怎么样呢？可是他一学会怎么把羊皮吹足气，或是怎样在草筐外面敷上黏土，就会带着贪婪的好奇心渡过那条激流，去找寻隐藏在对岸的秘密。过了不久，他就会抛弃七拼八凑起来的筏子，换成一只船，最后，他会告别所有那些靠不住的交通工具，为自己造一座桥。河流从此就不再是进步路上的阻碍了。

隧道也是如此，它们使大山不复存在，把数千年来大自然试图分隔开的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接着还有像苏伊士和巴拿马那样的运河，它们是最钟爱的。因为它们是它们，面对大自然最精密的计划，大胆地用拇指点在鼻子上做出了蔑视的手势。



大自然打造了一道花岗岩的屏障，要把美洲大陆的东面和西面永远分开。我们的祖先若是想从大西洋海岸搬到太平洋海岸去，就必须坐上船，绕上几千英里的路，常常不得不花几个月的时间绕过合恩角^①。100年、200年、300年……这些小小的人坐着小小的船，耐心地遵从着大自然的旨意。甚至连东方的珍宝也得先从马尼拉运到巴拿马，然后由驴子或印第安人驮着（我把驴子放在前面，因为相比之下它们的价钱更高，因此也更加珍贵），千辛万苦地穿越地峡中的山脊，又被装进另一艘商船，渡过另一个大洋，才能到达塞维利亚^②的货栈。

由于轮船的出现和好望角航线的安全性增加，从中国到欧洲的航程大大缩短了，但是西奈的沙漠和达连的高山仍然阻碍着直接的交通。后来，上个世纪60年代，铁路公司的铁轨穿过了落基山脉。1914年8月15日，世界上所有的轮船都接到邀请，来尝试一条水上捷径，就此优雅地永远告别了巴塔哥尼亚高原^③的暴风雪。今天，用不了一天半时间，所有的美国战舰都可以通过这条捷径从大西洋到达太平洋，或者从太平洋到达大西洋。

顺便提一句，在这个地点用运河把两个大洋连接起来的想法，几乎可以追溯到白人在巴拿马地峡开辟出第一条道路的时候。当然，那些早期的方案大多数看来是异想天开。然而许多年以前，我在荷兰的档案馆寻找一些完全不相干的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在此地开凿运河的计划，设计非常周密。这个计划是19世纪头25年间一个荷兰工程师小组起草的。很遗憾，计划的具体内容我已经遗忘。但我提起它的缘故是想到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总是要寻找合适的论文题目来表现自己的刻苦和渊博，那么这个题目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既然荷兰人对开凿运河这种事相当擅长，这个项目原本是很可能成功的，那样太平洋的历史进程就要改变方向了。

不幸的是，出现了黄热病和疟疾的问题——正是诸如此类的问题使雷塞布那铺张的工程在1888年一败涂地。雷塞布的遭遇证明，巴黎股票交易所的微生物比小小的按蚊^④更致命。本来在威廉国王当政时期，这种来自内部的攻击应该算不上危

① 南美洲的最南端。

② 西班牙南部海港。

③ 位于南美洲东南部，北起科罗拉多河，南至麦哲伦海峡。

④ 传染疟疾的一种蚊子。

险，因为这位陛下是奥兰治王朝中最善于理财的一位君主，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赞扬。不过，即使是威廉，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事业也知难而退，于是这个创意最终不了了之——也许，只是为初步研究众多美洲运河委员会的论文多添了一条脚注。说真的，这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等到一千年以后，飞行器完全替代蒸汽驱动的交通工具，那时为我们修筑了这条“大沟”的西奥多·罗斯福也会同戈瑟尔斯、戈各斯和其他为工程做出贡献的人一起，退居脚注的地位。因为，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也许这也是最合理的方式。我们生而后死，这似乎就是所有意义之所在。